

教育 行思

## 教师梦，永远的梦

■吴建

因为搬家的缘故，我又一次触及那一摞初为人师时的教案。拂净那些积落已久的浮尘，再漫不经心地展开，一页页“哗哗”翻动时，竟又恍惚看到了那些腴违已久的学生们。于是，在新村小学初为人师的种种记忆，便一点一点地，从沉睡中醒来，浮显于我的脑际。

背着简单的行囊，我第一次来到新村小学是在一个秋天的开学之际。踏进校门，年过半百的老校长带着乡里人的纯朴笑呵呵地迎了过来，一种暖意，便打心里幽幽地滋生。午餐的时候，学校里的9个老教师和我围坐在一块张枣木做的闪着红光的圆桌上吃饭。三盅老酒下肚，老校长脸庞酡红，话匣子也打开了：“咱这‘九大员’全是民办的‘土老货’，日后咱这村小就指望你挑大梁了！”老校长的话让我顿感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

第二天，我早早来到了学校。走上讲台，面对着台下几十个稚气天真的孩子，望着他们那一双双渴求知识的眼睛，听着“老师好！”这清脆整齐的童声，一种神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我的心底油然而生。

村小的孩子心灵纯真无瑕，一朵朵绽开的笑容，一双双明亮的眼睛，一声声甜甜的问候，让我的心里充满了温暖与感动。我有时把他们领到水杉林里，看阳光洒在林叶间斑斓陆离的剪影；有时把他们带到花圃里，与他们一起观赏花朵，嗅闻花香；有时把他们打扮成课文中的大灰狼、小白兔、丑小鸭，在教室里手舞足蹈，表演情景剧……

白天我和学生们泡在一块儿，嘻嘻哈哈，晚上学校里就剩下我一人。夏天的傍晚，我常在河边漫步，看一池的荷花亭亭玉立，暗香浮动，情不自禁地吟上

一段《西洲曲》：“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转一圈儿后便回到宿舍，拧开台灯，那橘黄的光照得满室温馨。我斜靠在床头，抽出书架上的书，和巴尔扎克、黑格尔、鲁迅等大师交流对人生、社会和文学的看法，倾听他们那充满睿智的话语，品味他们那蕴含哲理的语言。此时，思绪就像氤氲朦胧的灯光轻舞飞扬……

村小教师的工作没有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声势，有的只是艰辛劳累、繁杂忙碌，但我自从登上讲台，就爱上了村小，爱上了村小的孩子。多少次，我撑着一柄油纸伞，为一群孩子遮风避雨，自己却淋得浑身湿透；多少回，我脱下棉衣罩在学生身上，自己却冻得瑟瑟发抖。

日子在孩子们琅琅的读书声中飞快地奔跑。转眼一学年结束了，镇里决定调我到镇中任教。

消息传来，老校长想挽留我，又怕耽误我的前途。临别，握着老校长那张榆树皮似的大手，看着孩子们那依依不舍的眼神，热泪盈满了我的眼眶。

岁月无情，如今，我已不惑，在育人的沃土上辛勤耕耘了20多个春秋。也许是因为我太钟情于教师这个职业的缘故吧，县电台、报社要调我去做记者编辑，我都婉言谢绝。朋友劝我：“凭你的水平能力，干什么不比教师强？”我说：“一想起村小那些质朴的孩子，我心里就对教育事业充满眷恋之情。”是的，几十年了，许多事情早已忘却，唯独初为人师的那段生活永难忘怀。我真庆幸当初选择了教师这份职业，让我从此找到了人生坐标，拥有了丰富的人生。在我人生的每一个驿站，我的耳边总是回荡着孩子们清脆、真诚的问候和祝福：“老——师——好！”

闲庭 随笔

## 餐桌上的蒲公英

■徐学平

午饭时发现餐桌上多了一道叫不出名儿的蔬菜，我连忙夹些品尝，岂料一股苦涩顿时在口中萦绕开来，但经过一番咀嚼，却又生发出又甜又清香的味道，口感极为清爽。我好奇地向母亲，母亲笑着说：“好多年没吃了吧，这是婆婆丁啊！”

婆婆丁，又叫苦儿菜，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蒲公英。记得很小的时候，每到清明前后我就经常跟着姐姐一起到野地里去采挖蒲公英的嫩苗。蒲公英喜湿，多生长在低洼的地方，姐姐先用小铲刀切断它的根，再轻轻拿起来用掉上面的泥土，然后放进篮子里。回家后，母亲坐在院子里开始摘洗野菜，姐姐忙着捣蒜泥，我也忙着剥葱儿，全家人忙得不亦乐乎，那些清苦的日子却让人感觉有一种淡淡的幸福在流淌……

年幼的我不喜欢蒲公英那苦涩的滋味的，母亲总是微笑着鼓励我多吃点，她说春天的野菜是能治百病的。母亲的声音清清的，清脆的，一如我的缓缓的咀嚼声，每当这时母亲的脸上便会溢出一丝清浅的幸福。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才知道蒲公英不仅是一种营养丰富的野生蔬菜，可以生吃、炒食、做汤或凉拌，而且还是一剂消炎去火的良药，能清热解毒，消炎化痰，理气健脾胃等。

进城后，我不觉远离乡村多年了。听母亲说，如今的蒲公英嫩苗一上市每斤就卖到3块多，比大棚里培育的新鲜蔬菜还贵还抢手。我不由得有些纳闷：这极普通又大量生长的野草，怎么竟成了如此金贵的东西？细一打听，原来近年来由于农药化肥的滥用，野菜减少了许多，有些已经濒临绝迹；再说，如今郊区的农民，挣钱路子多了，肯花时间去挖野菜的人已经没有了。物以稀为贵，往日无人问津的蒲公英，就这样身价暴涨了。看来，世界上的许多事情还真是变幻莫测。

没想到这淡苦微涩的蒲公英，似乎还能让人品味出一些耐人寻味的东西来。其实，乡间的野菜如此，市井中的人亦如此。一生的荣辱贵贱、尊卑沉浮，岂有定数？但我想，人也罢，草木也罢，最重要的还是对自己的把握，处变不惊，褒不狂，贬不卑，认准做人的根本，这才是最重要的。只有做到了宠辱不惊、去留无意，方能心态平和、恬然自得，方能达观进取、笑看人生！

心灵 火花

## 五月的魅力

■崔向珍

五月，凝聚着劳动者辛劳的汗水；五月，回响着青年们奋进的誓言；五月，有“南丁格尔”们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怀；五月，康乃馨的花瓣里弥漫着对母亲的深深谢意……

没有哪一个月份，比五月更让我着迷。五月有盛开的鲜花。无论是艳丽的郁金香还是朴素的槐花，无论是绚丽的牡丹还是谦逊的月季，我都喜欢它们热爱生活的那缕积极向上的馨香。五月也有成熟的果实。金黄绵甜的五月杏，黑紫糯香的软桑葚，让人口舌生津的黄梅子，鲜艳欲滴的红樱桃……这些自然成熟的果实的味道和鲜花的香气糅合在一起，时聚时散浓浓淡淡地挤在清新的空气里，足以迷醉生长在天空大地之间的所有生命。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一直以来，我也总是渴念着五月的麦香。五月，一望无际的麦田被初夏的太阳蒸熟了，被温热的南风吹黄了，被肥硕的麻雀啄出了诱人心魂的清香。这五月独有的清香在潺潺的溪流里流动着，在蹭蹭拔节的芦苇里缠绕着，在哗啦啦摇曳的金铃花里氤氲着。白杨树的眼神里凝望着爱，雪白的槐花云里蝶舞，农人的眉梢间隐约显现着藏不住的幸福和快乐。

“黄莺裳裳绿叶稠，千村欣卜榨新油。爱他生计资民用，不是闲花野草流。”五月的油菜地也是最热闹的，耀耀夺目的金黄色花朵谢幕后，那些颗粒饱满的果实又在风中跳起了丰收的舞蹈。一群群灰色的竹鸡，一只只炫彩的野鸡，所有知名不知名的小鸟们，唧唧啾啾地都赶来凑热闹了。高低起伏的田野山川，被成熟的夏风不分方向地抚摸着，生机勃勃的希望和沉甸甸的收获一起融合在五月的田野里，这份独特的魅力横冲直撞，跳动在诗人的笔尖，点亮了农人的生活。

五月的颜色，是深不见底的浓绿；五月的颜色，是闪烁着幸福的金黄；五月的颜色，比雨后的彩虹更耐人寻味，比金色的秋天更闪亮耀眼。五月，有春天的生机勃勃和五彩缤纷，有夏天的饱满激情和无尽希望，有秋天的果香粮丰和心满意足。五月是热闹而繁华的，也是富有而谦逊的。它以一种独特的姿态傲然于天空和大地之间，把最瑰丽最完美的诗篇毫无保留地献给了所有热爱生命热爱生活的人们，那些芳香四溢的鲜活诗句追寻着无数勤劳的足迹，在高低起伏的山川平原间不加修饰地绵延铺展，魅力无限。

人生 行板

## 父母的柴禾

■裔胜东

今天回老家，一进院门，满眼的一地杂乱无章的枯树枝。母亲说：“那是老头子（父亲）在整理树枝做柴禾。”

我在院子大门内外转了一下。好家伙，到处都是柴禾——

正房西门墙根，码着一长排干枯的树枝，那是已经堆了几年的。

正房门厅西侧，散放着一堆干草。

偏房门口边，码着一小堆干树枝。

院场西柿子树下，码放着一小堆树棍子。

院子西南墙根，堆着一小堆柴草。

再看看院墙外面，门口西侧的树下，也堆着一人多高两米三米长宽的一堆干柴。

原先门口东面搭建的小柴房已经塞满。

我知道，这些茅草、树枝类的干柴，是烧大灶的最好燃料。可是，平时老两口在家，餐饮非常简朴，一年到头也用不了多少柴禾，何况家里也有煤气灶。

现在的农村，就是人口较多的人家，即便家里有能担水劈柴的青壮年，家里也很少备什么柴禾。大多数人家，只是稍微准备一点，留作过年时蒸馒头、煮咸货用。其他时候，更多的是花几十元钱充液化气，一次可烧一两个月，方便又省力。

我的父母已经80多岁，母亲腿脚眼睛都不太好，父亲的身体也一直很瘦弱。可他们却始终舍弃不了这弄柴禾的活。

这些柴禾，都是母亲在田埂上一把一把割来的，都是父亲一刀一锯从树上折腾下来的。

有一次，我傍晚回家发现，父亲用一根尼龙绳拉着一捆张牙舞爪的树枝，身体弯成了弓形，两只脚用力地蹬地，树枝与地面摩擦，发出嗤嗤的声响，树枝过处，水泥路面扬起淡淡的灰尘。那样子，让我一下子就想到了俄罗斯画家列宾的名画——《伏尔加河上的纤夫》。

我本想去劝说父母，弄这么多柴禾干什么？家里又不是没钱，父亲自己也有一个月数千元的退休工资。何况，二老年龄这么大了！

可忽然想到了刘亮程的《柴禾》里的一段话——“那个墙根就应该码着柴禾，那个院角垛着草”，因为它们“是家的一部分”。

可不是吗？对于一辈子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老人来说，他们觉得这房前屋后，就应该有附属的柴房；房屋的角落里，就应该竖着锄头钉耙；院墙、树干上，就应该爬满丝瓜、扁豆、藤萝；院落、门口，就应该有鸡飞狗叫……因为这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农家，这才是真正的人间烟火！

想到这，我便打消了劝说的念头。我也知道，即便劝说也是徒劳。就像之前我无数次劝说二老不要去田地里劳作一样。在这片乡野上土生土长的父辈们，他们从出生那天起，生命就属于这片土地，这片土地也属于他们。

收拾土地上滋生的柴禾，能点燃人间的烟火，能延续永恒的生命！

刘亮程说：“那堆梭梭柴就这样在院墙根呆了20年，没有谁去管过它们。”

父母的柴禾，有些恐怕也要堆放许多年，我想我也不用去处理掉，因为那是能燃起人间烟火的家的一部分！



春日桃花惹人醉

裴振喜 摄

生活 浪花

## 岁月深处的劳动节

■蔡志龙

近日我收到了以前的学生张勇发来的微信问候：“祝老师五一劳动节快乐，老师恩情永不忘。”思绪不由回到岁月深处的那个劳动节。

20多年前，我在乡下中学教初三。一连几天，班上的张勇同学均未到校。问其他同学，也不知情，我感到非常诧异。张勇成绩算中上水平，衣着很朴素，吃饭时总是带一瓶咸菜。他非常刻苦，晚上我去学生宿舍查房，他在寝室，可是等我回宿舍，他又溜回教室看书做题。如此几次，我也于心不忍，索性睁只眼闭只眼。这次事出非常，离中考只有几十天了，他的学杂费也还没交，难道家里出了什么事？那时通讯不便，我决定趁五一放假时到他家去了解下情况。

五一节那天，我骑着自行车赶往他家。山路曲折蜿蜒，一路都是碧水蓝天，小溪潺潺，我却无心欣赏美景。经反复打听，我骑行了一个多小时才找到了山脚下张勇的家。只见三间土砖屋，低矮破旧，窗户连玻璃也没有，用纸罩着挡风。两个小男孩趴在地上打弹

子，一问才知是张勇的两个弟弟。他们带着我找到张勇，张勇正在水田里插秧，看到我叫声老师，头埋得更低了。一个40多岁的男人，正在田岸上甩秧，洗了手上的泥巴，迎了上来。我和他进行了一番对话。

“今天是劳动节，怎么还在田里干活？”

“庄稼人天天劳动节，再说农谚说不插五一秧，赶季节呀。”

“是啊，挺辛苦的，可是再苦不能苦孩子，孩子怎么没去上学？”

“上不成啦，他妈去世早，留下三个孩子，我一个人插秧忙不过来，这不叫张勇回来帮我吗？再说三个孩子读书实在供不起，欠的学杂费，我保证谷子卖了后一定还给老师。”

这时我看了一眼张勇，大颗大颗的泪珠顺着他的脸颊掉进水里。我的心里好不不是滋味儿。多好的孩子啊，怎么能让他辍学了。于是，我和张勇的父亲又进行了一番对话。

“张勇爸，我不是来讨钱的。张勇成绩不错，请给他个

机会，说不定将来还能帮你撑起这个家呢。”

“可是我眼下实在没钱供他读书了。”

“钱的事儿你别着急，我会想办法解决，先让孩子上学再说。”

张勇爸终于答应让张勇继续读书。我替张勇垫付了学杂费，对他说他等工作以后再还我也不迟。

自此以后，张勇学习更加刻苦，我也时常给他开点小灶，因为我深知这个孩子背负着一个家庭的希望。后来，张勇考上高中和大学，找了份好工作，把我垫付的学杂费都还给了我。我前几年去山里旅游时，他家盖了漂亮的新房，老人见了，非要留我吃饭，我为他们改变了命运而感到高兴。

我也没想到，当年小小的善举，竟能让人永远铭记心中。那个留在岁月深处的劳动节，让我体会到，善的种子一旦种下，必会开出灿烂的花朵。只要心存善念，奉献爱心，一根火柴的光芒也能为他人照亮前方的道路，温暖辛苦赶路人的心房。